



# 淮安画坛巨擘杨起桢

■徐爱明 叶飞 文/图

杨起桢,号柳村,淮安平桥人。生卒年不详。在家排行居长。其弟杨起鹏字子铺,排行三。淮安人尊他们兄弟为杨老太爷、杨三太爷。杨起桢是清末民初淮安杰出的画家。

杨家本来自山阳县(现淮安区),系清末民初从县城逃荒来到平桥,此后便定居于平桥镇杨柳村。渐渐地,杨家成为平桥镇杨柳村附近著名的大地主,杨家鼎盛时期拥有三个庄子(东庄、西庄、大庄),六七百亩的土地。杨起桢、杨子铺兄弟两人分为东西两大门,东大门杨起桢家,西大门杨子铺家,每家房子都有四五进,几十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占领平桥后,杨家房屋的主体建筑被日本鬼子拆毁,建筑材料被运到平桥集镇上建炮楼。其余剩下的房子在日本投降后以及解放初曾经被地方群众略微收拾整理后,做过学校。

杨起桢幼时曾入私塾学习,自幼喜爱音乐,迷恋绘画。长大后,成为淮安有影响的古琴家、画家。罗振玉的二哥罗振鏞(字颂西,颜其居口廓其有容之室)是著名收藏家、书画家、书画鉴赏家,长于书画,精于鉴赏。他曾经录其家藏名画为《名画编目》《画录识余》《画话》等三本著作。在其1919年编纂的《画录识余》中记载:“杨柳村,名起桢,画人物巨幅游刃有余,学朱浣岳,未免太似,如能打破范围,则更妙矣。山水有宋元人意,涉笔沉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杨起桢的绘画题材主要有两类:一是人物画。杨起桢画巨幅人物,技艺高超,游刃有余,且风格酷似朱浣岳(嘉道时浙江人,工书画,周丕烈为其弟子,道光时闻名)。二是山水画。杨起桢的山水画有宋元时期山水画的风格,“涉笔沉雄”。更为重要的是,在杨起桢的小传后半部分,罗振鏞回顾了淮安的画坛,“淮安固多作手,吾必以柳村为巨擘焉。然知者少,暮影(景)颓唐,良可慨也”。



杨起桢的作品《花鸟》

高度评价了杨起桢在淮安画坛的历史地位——淮安画坛巨擘。然而令人尤为可惜的是杨起桢晚景颓唐,知其艺、其人的很少。

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关于“杨起桢”的小传中也写道:“杨起桢,清,号柳村,江苏淮安人。画人物巨幅,游刃有余。学朱浣岳未免太似。山水有宋、元人意,涉笔沉雄。惜知之者少,暮景颓唐。”从这个小传的内容来看,关于杨起桢的生平事迹应该来自罗振鏞的《画录识余》,且有所省略。

因历史原因,杨起桢的画作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有两幅,一幅是《众仙像(立轴)》,一幅是《花鸟(四条屏)》。《众仙像》共6幅,尺寸分别为206×60cm、206×61cm、207×60cm、206.5×60.5cm、206.5×60.5cm、206×60.5cm,皆为巨幅人物画。这六幅画的款识分别为:①南极垂光霄汉间,偶然游戏到人寰。图形藉祝如山寿,满福祥云日往还。起桢。②鹤发还童作散仙,金丹九转得真詮。一言足抵三千善,从此师门证夙缘。淮山杨起桢画。③乘鸾瞥见到瑶池,折取蟠桃带霞枝。一颗能延千岁寿,不同曼倩是偷儿。柳村杨起桢写。④剪纸为驴幻术新,携篮采药远红尘。漫嫌老少非俦侣,同证仙班列上真。柳村作。⑤玉箫西按官商协,檀板自敲节奏清。洗净人间筝笛耳,来听仙乐最分明。柳村。⑥脱离躯壳位真灵,浪说神仙竟借形。更羡蛾眉能悟道,珊珊仙骨自伶俜。杨起桢画。六幅画的钤印分别为:①十四弦馆主人(白);②柳村(白)、关西后裔(白);③杨起桢印(白)、柳邨(朱);④鸾轩(白);⑤杨(朱)、淮山柳村(白)、淮山柳阴居士(白);⑥杨阴居士(朱)、起桢画印(白)。《众仙像》选取了神话传说中的几位神仙,以诗配画的形式,表现了各位神仙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杨起桢巨幅人物画的特点。《花鸟(四条屏)》的尺寸皆为70×48cm,钤印:十四弦管主人(白)、杨柳村(朱)、柳村(朱)、杨起桢印(白)。《花鸟(四条屏)》描画了仙鹤、鸭子、燕子、松树、柳树、梅花等花鸟的形象,具有宋元时期文人画的特点。

另据淮安二帝祠已故道士周明成介绍,杨起桢曾在二帝祠的秋水蒹葭之馆内画了一幅铁拐李像,画像中的铁拐李有一个真正的成人高,人物形象逼真,极具仙风道骨。后来,由于没有人好好保护这张画,坏成几瓣子。“文革”期间,被迫反派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杨起桢一生颠沛流离,生前在淮安城以内画画为生,死后葬在平桥镇杨柳村。1959年前后,因水利工程的需要,杨家墓地被挖,杨起桢的棺材被挖出,棺材头子上的档板上有“杨柳村”三个字。



御碑亭

徐力游 摄



## 碓磨转动的岁月

■姜涛

童年的记忆里,农村断无成品粮供应,自种的谷物亟待加工。那时农村“小钢磨”粉碎机尚未问世,村庄上每户人家得有一盘碓,小拐磨几乎家家有。

庄西头白发苍苍的老太无儿无女。她说自己数日子过,一有头疼脑热就睡也不得动,磨也不得动,只好招唤着近房侄儿小成子——这个满脸胡须的成老爹,无奈之下一人扛起三人的活,用长绳将碓头拴上,拽在手中,一用劲碓头微微翘起,脚一踩启动活落起来。如此技高一筹,引出庄上孩子一台戏!

我家奶奶宠长孙,说是补脑又黑发,让我们每天吃几口沙子般黑芝麻,后炒熟用蒜臼捣碎,口感尚好。过年过节炒的芝麻多就去碓上春,隐约之中让我领略出蒜臼、碓磨之间异曲同工之妙,遂潜心于碓磨结构的一番探究。

碓磨在生活中那么重要,先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工效翻倍的碓磨来。心灵之处感悟,许是因为人类原始生存就与石头打交道。他们用长方体石料竖着掏挖出类似锥体的容钵来,底部正方体埋入土中固定,上口去角铸圆,稍稍凸出地面,春谷物时如捣蒜臼般以木棒居高临下春捣,方可让谷物脱皮,粉碎——创制者更加机智,摒弃手把木棍操作,创造出一种傍开两米外二人合力操作启动,制作者选择末梢带丫杈通常以盆粗1.5米长木段,丫杈留尺许削平为板,可供二人合力踩踏启动,因紧靠固定支点,运用短臂力增的原理,省力又轻松。大头适合部位安装包铁头的短木杵,足以直达石臼底部,木杵顶端通常谓称碓嘴。碓嘴大小包铁后正好与碓臼底部空间吻合,不管投入谷物多寡,都能达到谷物通通春碾过关,一粒不落,精准得恰到好处。操作时着力脚踏踏板,让大头木杵微微抬起居高临下,达到春捣力度。通常由二人脚踏启动,一人坐定碓头,不断将春捣溢满谷物拥入,有时脱皮须不断洒水潮湿,既让谷粒完整不碎,又达到脱皮效果。

拐磨则是两片打凿在臂挽可控间20厘米厚的圆石,圆心打凿脐眼,为了稳固下脐相对较厚,并以铁桩固定在木床上,圆心眼装上凸出脐心短轴,磨合时与上脐凹型脐眼衔接,启动磨合超离心力而绝对稳固,不致向外甩出;两片顺延上下脐圆周开凿齿沟,转运时齿牙交错将谷物研细。上脐顶部凿有注谷洞眼,并装有木把手,臂力过人者,一手连续奋力逆时针盘旋,右手隔三岔五添加谷物,娴熟操作得令人称奇;为减轻劳动负荷,通常用长木棒一头装上把手,另一头安上转木轴,插入横把末梢活动眼孔,后面一人拉动担把,前面一人掌握转木轴,使其逆时针稳固在活动眼中旋转,并不时向注谷眼中添补谷物。这样,二人配合操作起来轻松许多。这就是历代传承的农家拐磨。在没有改革开放前,人们以此一代又一代供给生的脂膏。



## 宝积山南宋岁币库

■马培荣

盱眙宝积山下曾有南宋时建“岁币库”的遗迹。南宋时,昏庸无能的皇帝赵构听信奸臣秦桧,力主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岳飞,撤换了韩世忠,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和约》,致使抗金大业功败垂成。南宋向金国“称臣割地、岁贡贺旦、自列于藩属”。宋朝每年须向金国缴纳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另有金、银、玉器各数千件,并于每岁春季搬送至对岸的泗州交纳。

于是,宋廷便急令在盱眙宝积山修建“岁币库”,以便全国各地上交的岁贡银绢送此存放,然后统一渡河送至泗州。南宋著名学者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中,就有一篇《淳绍岁币记》,详细记述了宋孝宗淳熙至宋光宗绍熙年间交纳岁币的情况。当时的国信使郑汝谐写诗曰:“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宋代大

诗人戴复古也写有《盱眙北望诗》云:“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此一时期各地官员押送岁币来盱,闲暇则到第一山游览,故第一山题刻中南宋时代为多亦在情理之中。

当年金银绢帛运往泗州城交割,金人百般刁难,常常“十退其九”。后来,有个叫做安节的盱眙人任岁币吏,又遭刁难时便愤然道:“若嫌此贡品,可倾入淮中。我堂堂宋臣,岂容骚奴戏侮,大不了同归于尽。”金人见其正气凛然、刚烈难犯,只得悉数收下。清代著名诗人李崧瑞《游盱眙登宝积山》诗中感叹:“愁云万迭镇层峰,石径犹疑战马踪。南渡衣冠惭小国,北人臣妾视高宗。金缗不惜抛流水,社稷何曾复故封。登眺枉为韩岳恨,夕阳寒寺一声钟。”



## 李一氓为三师壮行

■钱万平

1945年共产党解放淮阴淮安以后,党中央着眼于未来全国形势的发展,认为占领东北是关键,于是抢在国民党之先,派出一大批力量尽可能地占领东北各地。新四军三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淮阴奔赴东北的。

新四军三师接到奔赴东北的命令是1945年9月23日,当时苏皖边区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三师的一部刚刚打下淮阴城,可以说是未及洗尘,就又征战了。李一氓在淮阴以苏北区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尽地主之谊,为三师送行。

李一氓与三师感情很深,特别是师部和淮海区的十旅与之共同战斗了四年。所以这次送行,李一氓是诚心诚意,尽显一位四川淮阴人的豪爽。李一氓亲自招待的是三师团级以上干部,共有一百多人,十几桌,喝的是高沟大曲。李一氓幼年

醉过酒,后来一般不喝酒。但这次是拼了命地表示自己的真诚,有种“宁可醉了酒,不愿恼了人”的淮阴人的风范。十几桌人,李一氓每桌都敬一杯,十几桌下来,真是够受的了。但大家喝得高兴,要每人回敬一杯,这怎么招架得了?李一氓急中生智搞了“核讹诈”,说要回敬我可以,从黄师长(黄克诚)开始,每人五杯。黄师长是不喝酒的,这些军官们再能闹,在黄师长面前还是绵羊似的。黄师长也大发善心,怕李一氓真的喝醉了,出来调停,指定一位代表全师回敬一杯表示感谢,这才收了场。

四十年之后,李一氓同志回忆起这次送行,还对三师的将士们充满敬意,为自己舍命敬了将士们十几杯酒感到自豪,并在回忆录中——列出被敬过酒的将士们的名字。